

非山／是山

——莊喆的「山想」七式

文／蕭瓊瑞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美術史教授）

作為1960年代出發、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抽象藝術家之一的莊喆（1934-），「山」始終是他創作中最重要且鮮明的主題。這或許和他成長的背景，有著不可切割的關聯。

由於父親任職故宮博物院的關係，長期和故宮文物相處，中國偉大的山水傳統，也就成了莊喆藝術生命最初的動力，與最終的歸宿。

此外，出生動亂的時代，幼年成長的環境，就始終和「山」有著密切的聯結。抗戰時期，全家隨著文物遷往四川重慶市郊的石油溝山區，那年莊喆才五歲。他還記得山後有一片森林，夜晚可以聽見林中傳來的虎嘯聲。莊喆經常和兄弟們前往河邊玩耍，河岸山腰上有一塊石壁向外突伸；有一次莊喆竟然夢見自己就從那石壁上一躍而下，夢中全無驚恐，反而發覺自己像一隻翱翔的大鳥，俯視著大地，大地是一片靜寂、毫無人煙。這樣的意象，多少年後仍歷歷在目，清晰可辨；或許那正是莊喆生命中對自然生情的最初體驗，而一切都和「山」有關。

1949年冬天，全家隨著大批文物渡海遷台，來到台中霧峰的北溝村，文物就存放在北溝的山洞和庫房中，生活仍然和「山」無法分離。「山」既是莊喆生命成長的實質環境，「山」也成為莊喆藝術創作的精神原鄉。

1960年的〈如山之想〉，可視為莊喆「山想」系列的起源。在這件以水墨線條和拼貼手法形成的作品中，拼貼的紙張和墨線、色塊，形成一個上小下大的「山」形；畫面山腰處再以勁挺的筆劃，書寫「如山之想」數字；結合文字、線條、色面、紙張……，莊喆想要表現的，正是一種如山之想望。

1960年，是莊喆受召入伍服役的一年。這一年半的役期，讓他獲得冷靜思考與沉澱反思的機會；也在這個時期，逐漸形成他那結合文字與繪畫、所謂的「詩的」抽象畫的思想與作品，並大膽斷言：「中國的『詩的』抽象畫有著極燦爛的前途。」（參見1960.10《筆匯》2卷3期，〈詩的，非詩的與現代藝術〉）

這個時期的莊喆，也經常和畫友們一起討論「傳統」的問題。他認為：中國畫過去的主力不能不說是以「山水」為重點，所以創作時，下意識裡已經有了重新表現山水的想法；裱貼的紙形，在畫布上扮演的角色，正是作為主體的「山」，而線（包括書法的文字）穿梭其中，則是用以調和山形的生硬感。（見〈與葉維廉的對話〉）

1962年的〈初始〉，減少了貼裱的紙形，直接以濃淡不一的書寫性線條，結構出一種旋轉向上的山形力道；同時，媒材也由水墨轉為油彩。

1973年，莊喆辭去在台教職，前往美國定居，專業創作。1979年的〈影〉(圖版3)，是赴美後的一件山想之作，明麗的油彩，下方映現的黑影，猶如倒映在湖中水面的山影。這是抽象與自然間的一個微妙轉換與演繹。他說：

「『抽象』對我是一種精神的探險的藝術，是一種『劇』，它絕對有動感，使我滿足了對外界的反應、感受。我的畫不是靜靜的。基本上它出於動、衝突、力。可是，我是以控制其平衡性的方式來處理；在形式上，『自然』退到第二線，隨著絕對的形、色，與線，以平行的思考呈現。換言之，這裡面有兩個層次：獨立的形的結構，和自然。在我概念中的『自然』，不是在一個平面上，不是一眼望去的自然外表；它可以演繹到局部、空中、水底乃至顯微鏡中。這也是我們這個時代對自然的了解與過去不同的地方。」（與葉維廉的對話）

前往美國之後的莊喆，在創作的媒材上，完全擺脫水墨與紙質的貼裱，在油彩和壓克力彩的運用上，則產生許多新的嘗試與發現；由於壓克力的水性特質，和油彩的油性並行使用，兩者產生既互斥又相融的現象。在細微的地方，油彩的分子，會在水性的濕度裡，凝結成大大小小、形狀不一的顆粒狀；小的如噴霧般的細微，大的則如山溝的裂渠，千變萬化，趣味無窮。1987年的〈珠露滿山〉正是「山想」系列的另一嶄新形式。他說：

「在五十年代時，認為中國畫的山水傳統精神，是與過去的一些理論吻合的；進一步解脫自然外界的細節，就能托出仍是傳統的『精神』來了。但現在看來不然，畫之道與自然之道是『並行』的。這『並行』的看法，以前以為是『合一』的。」（與葉維廉的對話）

也在〈珠露滿山〉完成後的第二年（1988），莊喆結束在密西根州安娜堡長達14年的鄉居生活，移居紐約。紐約都會的高樓巨廈，也影響了他的「山想」之形；1991年的〈春之道〉，是一種拔地而起的矗立山形，色彩的糾結拉扯，猶如郭熙〈早春圖〉中那股封冰初融、萬物甦醒的大自然生氣。

而2001年的〈深〉，巨山堂皇的構圖、填滿畫面的色彩，加上下方迴旋如山徑的小道，又讓人不禁聯想起范寬〈谿山行旅圖〉的雄渾。這段期間，莊喆也曾經創作了一系列以雪舟破墨山水為主題的〈山水變奏〉。

2015年9月，莊喆帶著大批的作品，回到他年少風華時的台灣，舉辦大型的「80回顧展」；當年神采飛揚的少年，如今已是華髮鬢白的老者；大批的作品，在黃褐、青藍，與黑白的交錯中，有著沈實的呼吸起伏、心情的飛揚與沈澱，有著四季的流轉變遷，乃至海潮的洶湧消褪……。

2019年的〈醒〉，是「山想」七式中的最新力作，似虛又實、上下對映的山形，顯示這位年近八五藝術家，仍散發著旺盛的創作生命力。

長期生活、創作在一個完全屬於西方文化的世界中，莊喆以來自中國深沈文化之

眼，在畫布上建構一幅幅山想之作；這當中，貫穿其間的，是對自然的尊重，特別是對山的意想。莊喆透過圖面的種種，去收集、建構一整體的形象；這形象傳達出他對自然觀察與讚美的一幕幕意象：是山、非山。